

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来源丛考

潘瑶菁

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的底本并不是一本现成的英文小说集，而是周瘦鹃四处采集西方作家的短篇小说集、英美杂志、英文学习读本、名家小说汇编本、长篇小说乃至西方电影而成，展现了西方文学在民国初年进入中国的不同方式。

1917年3月，周瘦鹃所译的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书中大多小说都是首次译成中文，三分之二的译作已于1915年左右刊登在当时盛行的通俗文学杂志上，如《礼拜六》和《女子世界》。这本有平装、精装又多次再版的翻译短篇小说选集，处在旧文学尚存、新文学初起的转型期，读者上至“大为惊异，认为‘空谷足音’”的鲁迅（周作人《鲁迅与清末文坛》），下至直到1943年还读后来信称赞的市民大众（《紫罗兰》第4期）。

有学者认为其底本是一本现成的英文小说集，但其实周瘦鹃在最初刊登时已自承其中六篇的底本，另外二十五篇短篇小说及部分小传、照片也能考察出其来源：作家小传大部分采自 *Chamber'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* 和 *The Century Cyclopedia of Names*，作家相片是日常从杂志、书籍中收集到的。《丛刊》的编译可谓展现了西方文学在民国初年进入中国的不同方式——周瘦鹃四处采集西方作家的短篇小说集、英美杂志、英文学习读本、名家小说汇编本、长篇小说，乃至西方电影，给读者打开了一个通往瑰丽丰富的西方文学的窗口。

“予尝从美国购得说集”

周瘦鹃一向偏爱短篇小说，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，绝大多数都是短篇。所以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集单行本，是他选择底本时一个很重要的来源。收录在《丛刊》的作品，周瘦鹃自承译自小说集的有两篇，分别是华盛顿·欧文的《这一番花残月缺》和斯特林堡的《芳时》。

周瘦鹃在1924年刊登于《紫兰花片》第19期的散文《五朔节》里回忆：“曩读美国华盛顿欧文《笔记》，得《村之华荣》



《丛刊》书影



《义狗拉勃传》原本

‘The Pride of the Village’ 一作，为琴南翁《拊掌录》所未载，因译之。易其名曰《一番花残月缺》，刊入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》。”周瘦鹃在别处的论述也证实了他非常熟悉这本小说集，“如欧文之笔记 *Sketch Book*，一盈握小册耳”，“予于美利坚文学家中深佩华盛顿欧文 *Washington Irving*，欧文杰作凡十数种，以《笔记》*Sketch Book* 一书为最著，几于家弦户诵，传遍世界，学校中多取为课本”（周瘦鹃、骆无涯《小说丛译》）。除了此篇外，他还从 *Sketch Book* 里翻译了 “The Widow and Her Son”，改名为《慈母》收入《紫罗兰集》中。

最早说明《芳时》底本的是1919年10月14日《晨报》上其译作《奴隶》的译者识：“往岁予曾得其《婚媾》一书，凡短篇十九种，咸道夫妇间事，婉约可诵。尝译《芳时》、《秋》诸作，均其手笔。”次年又在《新中国》第5期同样译自斯特林堡的《逼不得已》前说明，“他的短篇小说，有一本叫做《婚媾》，一共十九篇，都是讲夫妻间的事，那笔也是很冷隽的。在下曾译过《秋》、《芳时》、《爱情与面包》、《奴隶》、《决斗》五篇”。《婚媾》即是“Married”，胡适在《短篇小说·第一集》里亦译过此中的《爱情与面包》。

有线索、极有可能译自短篇小说集的有六篇，分别是约翰白朗的《义狗拉勃传》、左拉的《洪水》、莫泊桑的《伞》、爱伦坡的《心声》、高尔基的《大义》、

尤哈尼·阿霍的《难夫难妇》。

《义狗拉勃传》1916年刊登于《中华小说界》第5期，正文中有一幅表现故事情节、西方风格的插图，想必是从底本中影印的。而《义狗拉勃传》的原作 *Rab and His Friends* 出版单行本时因字数偏少，各版本配有不同插图。此图最早出自1862年 *Edmonston and Douglas* 出版社的版本，此后不断再版，其中之一应为周瘦鹃的底本。

1921年，周瘦鹃于《东方杂志》第15期刊登了译自左拉的《一死一生》，译者附识里说明“是从英译短篇小说集 *The Honour of the Army and Other Stories* 里重译的”。翻阅这部左拉的小说集，除此篇外，还收了周瘦鹃1920年刊于《小说月报》第12期的《奈他士传》（“Nantas”），也包括《洪水》（“The Inundation”）。

1918年8月26日的《先施乐园日报》上，有周瘦鹃“拟毛柏霜体”的短篇小说《贫富之界》，前言的“瘦鹃识”里说“予尝从美国购得毛氏说集十册，酷好其作”。而《伞》最初于1915年刊登在《礼拜六》第74期，标注类别为“短篇名家滑稽小说”。在此前的英文语界，《伞》有两个英译本，一个版本在翻译时使用了原文的货币单位“centime”和“francs”，另一个版本则换算成英国货币“penny”和“shilling”，正是周瘦鹃的底本。在1915年前，唯有 *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*

Guy De Maupassant, Ten Volumes in One 收有此版英译，并将总计十卷的短篇小说汇为一厚本出版，这也解释了之后周瘦鹃大量莫泊桑短篇小说译文的来源。

在《心声》前的作家小传里，周瘦鹃说爱伦坡“小说以《神怪理想之故事》*Tales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* 一书为最”。爱伦坡是“瘦鹃服膺之欧美十大小说家”（《紫罗兰集》）之一，他应当了解这本代表作。而爱伦坡这部1902年出版的小说集中，有周瘦鹃1927年刊登《紫罗兰》第23期的译作《红死》（“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”），1924年收入《紫罗兰外集》的译作《画中人》（“The Oval Portrait”），也有《心声》（“The Tell-Tale Heart”）。

《丛刊》“俄罗斯之部”的最后一篇是《大义》，旁注的英文名是“*The Traitor's Mother*”。从俄文译过来的一些版本中，这个英译名较为少见，而1914年出版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集 *Tales of Two Countries* 里恰是用了这个译名。小说集扉页上的作家介绍引用了 *The Century Cyclopedia of Names*，此书是《丛刊》作家小传两个底本中的一个，仅加上了另一个底本 *Chamber'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* 的一句话，构成了《丛刊》中高尔基的小传。由于译自 *The Century Cyclopedia of Names* 的小传里，能确定刊登时间的（《丛刊》中部分小说在结集前刊登时亦附作家小

传）都在1915年左右，也有可能是周瘦鹃在此看到这本辞典的存在，才特意购入。

20世纪初，尤哈尼·阿霍的英译本极少，周瘦鹃却翻译了两篇：《丛刊》中的《难夫难妇》（“*The Pioneers*”）和刊登于《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》的《忠实》（“*Loyal*”），两篇都收在1893年出版的尤哈尼·阿霍小说集 *Squire Hellman and Other Stories* 里。因为小传依赖的 *Chamber'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* 和 *The Century Cyclopedia of Names* 没有尤哈尼·阿霍的词条，因此《丛刊》中的小传是没有生卒年的，但介绍却还算详尽——*Squire Hellman and Other Stories* 中恰好有译者对作者的介绍，小传也可以找到对应的内容。

于英美杂志“藉觅译材”

周瘦鹃1924年12月17日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的《我的书室》里历数自己的藏书：“箱旁小山似的一堆，堆着英国四种周刊……写字台的左面，又有一座山，比那周报的山高出一倍以上，是堆着历年所搜罗的各种中西杂志。”他有购买和订阅各类英美杂志的习惯，译作很多都出自于此。同为译者的友人张枕绿也曾自述译文来源，“吾检书橱中英文杂志默诵之，藉觅译材”（《吾之家庭琐述》，《申报·自由谈》1920年6月14日）。据粗略统计，他明确注明译文采自的杂志有十余种，多篇采自同一杂志的不同年份，有些杂志的生僻让人惊叹。

《美人之头》1915年刊于《礼拜六》第31期，题旁有一则译者注：“是篇原名‘Solange’，见于美国杂志 *Scrap Book*，系法兰西大革命时一轶事。”1919